

## □散 文

# 雪中的天堂

杨晓琴

小时候我很喜欢下雪,尤其每到冬天这个时候,我盼望着冬天到,大雪也就到了。每到腊月逢集,父母忙着上街去赶集,家里除了奶奶,就是我们兄妹三个人的世界。

我家居住的地方是一个幽静的小山村,村里住着十几户人家。四周全是苍苍茫茫的群山,灰蒙蒙的天空似一张巨大的网,笼罩在小小的村庄上空。村子周围静悄悄的,站在门外只能听见落雪的声音。一条通向村外的小路边上是一条小河,河床上面结了一层厚厚的冰,风呼呼地刮着,我们就在上面滑冰。

冬天的乡下是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,我和哥哥叫上几个伙伴,把房前屋后的雪都扫干净,堆起一个大大的雪人。用墨汁给雪人画上眼睛和眉毛,用红纸给雪人贴上一个红红的嘴巴,再用雪球捏一个鼻子,这样的杰作看起来滑稽而可笑,很快招惹来村里的许多小孩子,欢呼声、嬉闹声连成一片。

这时候,我家院子里就变成了游乐场。打雪仗的,滚雪球的,滑冰的,雪地

上盖房子的,压脚印的。有的孩子干脆把雪扫在一起铺在路边陡峭的地方用脚踏平,三个孩子一组手拉手跑起雪道,一不小心就会摔跟头,摔倒了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雪嘻嘻哈哈再接着玩。还有大点的孩子,用绳子把竹棍绑成一个十字架,再用萝卜或土豆雕刻成一个人头样插在一端,将衣服套在绑好的十字架上,把两只袖口用绳子扎起来,一个活脱脱的小木偶就做成了。然后,孩子们争先恐后挑着木偶学唱戏。《杀庙》《二进宫》《花亭相会》《周仁回府》等全都唱。村里老奶奶拄着拐杖敲着牙齿,老爷爷捋着胡子,手里提着个旱烟袋蹲在墙角,眼睛早就笑成了月牙状。年轻的漂亮媳妇手里拿着针线活,也掺和到里头教孩子们唱几句旦角,村里的“娃娃头”二楞子是没成家的大龄青年,这时准会来凑热闹,却讨回一顿臭骂,挨上几下女人的粉拳,调侃过后大家继续看孩子们玩。

孩子们有时为了扮演一个角色吵得不可开交,直至挨上大人的一顿臭骂

方才罢休。我作为这个欢乐家庭中的“女主人”,搬来一把椅子坐在雪人前面的台阶上模仿《西游记》里的铁扇公主,敦实憨厚的虎子哥哥头上插两只长长的野鸡翎子,给鼻子涂上红墨水,扮演牛魔王。这时的我就是这个欢乐大家庭中名副其实的“公主”,能指使每一个孩子为我“效劳”。谁要是不听话,就不让他在我家院子里玩。再不听话的小孩这都会变得乖乖的。山里的孩子朴实憨厚,偷偷跑到家里拿几个核桃或柿饼“贿赂”我,此刻,我就是雪中的女皇。

不知不觉玩到黄昏,鸡上圈了,狗进窝了,猪圈里的一窝小猪崽也哼哼地叫唤。家家户户屋顶冒起了炊烟,忽明忽暗的煤油灯在农家小屋亮了起来,该是回家吃晚饭的时候了。有些孩子在大人的喊叫声中陆陆续续回家,我这才感觉肚子有点饿。脸冻得如同八月熟透的红苹果,一双手握在一起早就麻木得没了知觉。脚上鞋子湿透了,身上穿的小棉袄汗津津的,但总也感觉不到冷。

父母拉着一架子车年货回家,母亲看我冻红的脸心疼地把我抱在怀里,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塞进我嘴里。父亲看到院子被我们搞得一塌糊涂,就训斥大哥。小孩一旦听到父亲的怒骂声撒腿就跑,惊得我家的老黄狗也夹着尾巴逃跑了,院子里恢复到以前的宁静。捣蛋的二哥这时准会讨父亲的欢心,抡起铁锹把我们辛辛苦苦堆起的雪人三两下给毁了。再回头看着雪地上用心盖起的小房子齐刷刷倒在二哥的手下,我大哭着要二哥赔我的雪人和房子。我的哭声惊飞树枝上的一群麻雀,麻雀起飞的刹那间抖落树枝上的积雪簌簌地落在我的衣领中,冰凉的感觉沁入心脾,无忧无虑的童年是雪花的恣意。

那时的冬天很长,雪好像一直不停地下。大片大片的雪花不停地飞舞,看着被二哥破坏的雪人,我心里一下子觉得空荡荡的,有一种想哭的感觉,抬头望着天空,盼望下一次大雪来临。

腊月的雪花,是那么的温柔:雪中的天堂,是那么的美。



仙境

陈海苏 摄

## □随 笔

# 损毁与造就

程应峰

损毁,即损坏与毁灭。生活中,损毁总是存在的。《鲁迅书信集·致杨霁云》中说:“大约邮寄是有小小损毁之虑的。”巴金《还魂草》中写道:“从几处被损毁的屋瓦的洞隙中,经过了天花板,漏下断续的雨滴。”这都是对损毁的描绘。

损毁是多方面的,除了一般物品的损毁,还有文物的损毁,环境的损毁,无形资产的损毁,名誉的损毁,形象的损毁,等等。私人物品会因过度使用或意想不到的原因损毁,而共享物品、公共设施、自然环境,更容易遭到人为破坏,灾难性损毁。

与损毁对应的是造就。有人为造就,比如一座城市的演变,大多离不开城市治理者有心的作为;也有自然造就,比如纳米比亚,一半海洋一半沙漠,造就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沙海相交奇景,成为世界上最惊艳的游览圣地。

前不久,我所在的城市进行河道清淤。应该说,这是一种造福人民的造就。清理之初,河道里的水被放得所剩无几,有浅水处,有河床裸露处,少有深水区。履带式挖掘机在河床上推进挖掘,堆起的泥沙被大货车一一运走。几个月后,整个城区河道被挖掘机挖掘清理了一遍。但是,这期间,因疏通后的河堤换铺护堤砖,运送护堤砖的装载机,将赏心悦目的滨河公园人行道部分地段碾压得面目全非,许多完好的美观的人行道砖被碾得粉碎,许多树植、景观亦被无情损毁。

有造就,就会有损毁,这也许是情理之中的事。但是我想,如果谋事者将造就的细节考虑在

冬日是疏淡、清逸、朴素的,冬日有一种说不出的况味,能给人一种内心的安宁与独行的自在,总能让人流连其中而“乐不思蜀”。

在冬日,轻盈的一缕炊烟瞬间就可将人的思绪抛远,那迅捷的小鸟飞过天空,而后,聚在树枝上叽叽喳喳地鸣叫,足足可以妩媚一个沉寂的季节。站在冬日的天空下,放眼恢复了本来面目的大自然,旷远、纯净,有一种一目了然的穿透感。远处苍灰的山头蒙上了一层淡淡的青色,天空也是一抹亮亮的青灰,自然万物和谐地融为一体,是色调最为统一的季节。轻雾笼罩了原野,一种淡然的愁绪和着轻轻的风弥漫开来,氤氲出冬日特有的诗意情绪。哪怕是风中抖动的一株小草,也有耐人享受的风骨。

冬日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走入了我们的生活,冬日总能给人以惊喜,在一个明亮的早晨,不经意中拉开窗帘,呵!一夜飞雪,天地间一片银装素裹,洁白无瑕,整个视野显得通透耀眼,你能不惊讶这突如其来的一夜落雪,悄然无声地将世界装扮一新,你能不

## □散 文

# 冬日况味

王 荣

为之惊喜,能不兴奋,能不欢呼雀跃。于是乎,急急奔出门去,踏雪取景,那岸边的树一夜之间都变成了玉树银枝,临风而立,将美丽的情影深深地映在水中,如玉女临池,透出万千妩媚。雪地中一行歪歪斜斜的脚印,起起伏伏,深深浅浅,流淌着浓浓的雪后特有的诗性。随手抓一把白雪,抛在天空散作雪花,飘在脸上,凉意顿生,享受一番童真童趣。

冬日也是思乡怀人的季节。冬夜,捧一卷词曲在手,寻寻觅觅,蓦然回首,窗外一轮明月高悬,清寒朦胧,浩瀚深邃,自然会有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的情愫油然而怀,在静悄悄的夜晚,当别有一番滋味。

冬日是舒缓的,太阳总是起得很迟,以

## □诗 歌

# 初冬的树

李继红

它站在初冬  
任由一叶一叶的往事脱落  
那些往事枯黄,需要告别  
那些往事红透,不得不告别  
都同样印着时光熨烫的斑点  
它越静默,鸟越鸣叫  
越想从喧嚣中超脱出来  
甚至想隐去一些零散的意象  
抖掉一身负累,清除过去的影子  
放空,那么多年积存的  
雨水里的柔软  
盛满,此刻过滤后的  
寒风里的坚硬  
来年,不参照过去的模样  
而是要用余晖的金笔  
素描

# 在雪花的翅膀下面

刘惠生

冬天第一场雪如泣如诉,飘出梦境  
飘进我的身体  
雪花舞翩跹,一如天女散花  
花非花,花飞花满天  
洁白的花朵,洁白的美,落满了  
我的空间  
而冬天另一端,在雪花的翅膀下面  
在这个生命约定的时段  
雪中红梅  
绽放着花朵的情感,生命的火焰  
从冰雪深处,打开我们  
打开内心  
红艳的梅,盛开的美  
燃起我身体里的一场大火  
十面埋伏的火  
四个季节都坍塌了,四个方向都沦陷了  
一场动人心魄的盛大与隽永

## □散 文

# 炉火,内心的灯盏

朱宜尧

炉火,是草房土屋里一颗跳动的心脏。

当暮色四合,寒冷悄然而至,庄户人第一件事就是引燃炉火。

炉膛的余灰还带着晨光的温热,隆起的小山,煤铲与炉钩稍微触碰,轰然间就会倒塌。清理后的炉膛,像清理过日子的贫苦。

劈好木柴,横七竖八堆在炉膛内,足够撑起了火苗的燃烧空间。

火苗有了空间,就有了施展的舞台。

伴随着噼噼啪啪的声响,安静、黑暗的土屋瞬间被点亮了。从心房发出的炽热,慢慢上升、移动,加速,空气像身体里流动的热血。热气充盈了整个土屋。它带来的是温暖与踏实。

劳累了一天的庄户人,舒舒服服地躺在火炕上,火炕是庄户人独有的智慧,一夜间,消除了昨日的疲劳,整个人精神焕发,仿佛在他们的血管里,注入了炉火般的炽热与激情。下地干农活,有了生龙活虎般的朝气。

在我的记忆里,永远不褪色的是一家人的“炉火文化”与“炉火美食”。

父亲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倡导者,母亲和三个儿女都是跟随者。父亲在炉火边读书,讲故事。抽动的火苗是生活的另一种阅读,它和父亲发出一样的声音,以至于我多年来,把这种声响当成了阅读的轻音乐。

火光在父亲的脸上跳动,忽明忽暗,一夜间,消除了昨日的疲劳,整个人精神焕发,仿佛在他们的血管里,注入了炉火般的炽热与激情。下地干农活,有了生龙活虎般的朝气。

火光在父亲的脸上跳动,忽明忽暗,声音在他的喉吨处溢出,抑扬顿挫。幼年的我们板着性子倾听,火苗印在幼小的瞳孔里,思绪在父亲营造的故事里沉溺。此时的母亲,正翻动着炉盖上的玉米饼子。清晰可见玉米饼子上的手印。

至于比人的脚步还慢,我每天上班途中总见不到它。冬日又是匆匆的,每天的活还没干完,太阳又早早地落在山后,我还没有感受到太阳的热度就快速地消失在了我的视野。

冬日给人的都是不加任何雕饰的原风景,草木归于地面,和土地一个颜色,那些小路更加朴素,将行人的影子不经意就留在路面那车辙的起伏中,似五线谱中的音符,给人几分阳光灿烂明媚感。

喜欢冬日的时光,可以独自蜗居家中,看喜欢的书,阅中意的画,对着窗子发呆,任思绪翻越千山万水,一程一程回到远方,留下几分诗意,将苦涩的日子过成童话。

阳光充足的时候,可以信步于街巷,浏览新装饰的墙面,毫无目的地凝视天空,随

和秋天说再见

在季节的拐角  
万物为  
秋天抒写一个完美的结尾  
也在为冬天展开精彩的开篇  
大自然删除繁文缛节  
以最简洁的姿态  
谢过秋天的馈赠  
树木瘦成寥寥几笔速写  
鸟雀收藏过冬的食物  
叫声传递着季节更迭的秘密  
没有谁能阻止时间的脚步  
我和秋天说再见  
所有的昨天  
都是明天的铺垫  
所有的过去,都是未来的伏笔

把苍茫的风,我的形影,以及冬天的命題

袒露给天使的花蕾  
花蕾的天使  
十万花蕾,十万美丽  
把所有花朵都熄灭了,失去了颜色

钟情的魂,百花的神  
缭绕以诱惑的一往情深  
我从冬天的高处纵身跳下  
落在争奇斗妍的花丛中  
不能自拔  
风花雪月,我弱不禁花的身體  
在雪花的翅膀下面,在冬天的后花园

在生命的流域,一点点地融化  
灌溉,歌声和梦

## □散 文

被寒冷侵蚀过的饼子,像石头一样坚硬,在炉火上慢慢和解,软下来,有了韧性,有了母爱的温度。这仿佛是一种寓言,生活不会永远寒冷下去,有了炉火,温暖无时无刻不在对抗着。

父亲喘一口气,故事结束一个段落,香气已经散开。父亲知道,此时此刻我们正跃跃欲试,急不可待。母亲轻轻掰开,一缕香气在玉米饼中倏然冒出,袅袅在炉火的上空,在土屋的空气中。玉米饼上的一层金光,足以沉淀出岁月的金沙。

炉火,是离乡人内心的灯盏。它对抗着孤独,对抗着寒冷,对抗着人间万事万物。久久凝视炉火,心会跟炉火一样明亮,干净,澄澈。炽热的力量,在心房慢慢聚集,流动,冷凝的思维开始变得活跃。

我的一位老乡,也是我的同学,在一次劈柴中,因为飞起的木柴的碎屑击伤了右眼。尽管如此,每次去他租住的小屋,都会有一个燃木柴的可爱的小火炉,我们还像过去一样围着火炉,烤火,烤食物,说往事。好像炉火燃烧都会将往事点燃。

离乡时他送给我一个微缩版的小火炉,如此温暖、贴心,摆放在书桌前,眼睛挪开书本,就落在火炉上。按动按钮,里面的小火苗就会“噌”地一下“点燃”,发出微弱的声响。

小火炉里,燃烧的不是岁月深处散着木香的柴火,而是内心的黑暗,内心的不平,坏脾气。

黑暗中,燃一尊小火炉,内心无比光明,无比澄澈,无比宁静。书香氤氲着米香,慢悠悠地,从时光的隧道口源源不断溢出。

人们的脚步,去河边的自由市场,看看琳琅满目的小商品,流连于旧货地摊,不紧不慢,悠悠悠悠,让时光倒流,回味儿时的快乐。那一排白色的房屋下,五颜六色的广告画醒目地在风中起伏,人们行色匆匆,大包小袋地提着东西,来来往往,好不热闹,每每走在这里,看到这些,就给人一种要过年的感觉,似是儿时赶集的场景,有一种说不出的快意。

冬日是散漫的,冬日没有其他季节抢种抢收的紧张辛劳,不用担心庄稼的长势,似乎一年的辛苦都是为了了一个冬天的闲适,只要能吃饱肚子,在冬日就可干自己喜欢的事,哪怕是在街头打一天的牌,吹一天的牛,也没人怪你,自己也觉得理所当然。

冬日的好处很多很多,可以有闲时间阅读、思考,也可以回味过去展望未来,储备能量,准备来年的日程。

冬日,犹如人生的晚年,经历了四季的风霜雨雪,变得沉静了,却有着他丰富历后的睿智,平平淡淡,不慌不忙。

总之,冬日的滋味只有细细品味才能感觉到它的与众不同,这就是冬日的况味。

## □散 文

# 铁观音的铿锵气

郭发仔

初闻“铁观音”这名字,舌根一下就硬了起来。

铁的东西经用,也难得。据说从青铜器时代进入铁器普及时代,其间磨蹭了近千年。读大学时,教学楼门口摆了两株植物,茎叶如棕榈,却硬实如鱼刺,大家说是铁树。铁树也会开花,但我大学期间就没见它开过花。

茶里的铁观音,没那么矫情,也不似想象那般铁青着脸不近烟火。卷曲成壮实的圆粒,青蒂绿腹蜻蜓头。丢几粒入杯,叮叮当当有人间的欢喜。一壶滚水粗暴地落下,铁观音的铁气瞬间纾解,蜷曲的身子一伸腰,打半个哈欠,原本干枯的叶片又活过来了,如同缀上金枝,杯子里瞬间层峦叠嶂,似湖心小岛上种了一棵小茶树。

铁观音用茶编老,老的东西有阅历,经得起揣摩。铁观音的老叶红镶边,里面藏着春秋雨露,暗含兰菊馥香,初饮浅尝,有远山飘来的云雾,带着氤氲之气,浸润唇齿。再一口,如日出东山,微温上头,舌口里有草芽破土而出,挠得味蕾发痒。三泡之下,茶气彻底外泄,馥郁持久,自口耳眼鼻灌入,山一程水一程,待尘埃落定,雅韵升至头顶,入化境了。

铁观音好喝难制,是行家的口头禅。采青、晒青、凉青、做青、炒青、揉捻、初焙、复焙、复包揉、文火慢烤、拣筛,一粒铁观音就是一场容不得马虎的修行,初制工艺最原始,必须一脚一脚地踩,一掌一掌地捻。

铁观音属安溪的好,安溪的铁观音才是真正的铁观音。当地有民谣说:“四季有花常见雨,严冬无雪有雷声。”安溪的铁观、海拔、降水、温度、湿度,赋予铁观音独特的生长环境。其实,铁观音既是茶名,也是树名。据传,安溪县崇信里尧阳乡人王士让,平日里喜欢收集奇花异草。乾隆六年(1741年),王奉召赴京师,随带家乡尧阳地方茶,馈赠恩师方望溪相国(方苞)。方望溪转进内廷,乾隆帝询问尧阳茶史,得知因茶发现于南山岩石下,即赐名“铁观音”。也有传说,因铁观音条形紧素色沉如铁,故有此名。

我总觉得铁观音不是茶名,而是一个人,是打得开收得拢的一个人。

我对铁观音有好感,是因为其不似大多数茶叶那么纠缠。一般绿茶夜间轻易喝不得,否则一个晚上睡不着觉。铁观音最有分寸,醒醒脑,吸烟碱去油腥,白日上班忙碌,夜间来劲了码字,一杯茶,一支烟,啾啾文章在光标下滚出,精神丰富了,嘴里也不寡淡。画完最后一个句号,便可安然上床。

夜色已经落下,一壶铁观音正冒热气。突然想起北宋文豪苏轼的诗来:“从来佳茗似佳人,绰约风姿任品斟。流韵标香谁第一?风华绝代铁观音。”“铁观音”几个字敲出来,有铿锵的金属气,有温婉的抚慰感,我与苏轼同时举杯,斯文地喝了一小口。

## □散 文

# 心念鲶鱼

李 晋

很多鱼有须,但像鲶鱼这样有长须的鱼不算多。鲶鱼有四须者和六须者,六须鲶口上两长须,口下四短须。六须鲶品种繁多,有的能长至五米,嘴中有细密的小齿,能吞食落水的小羊。

食肉特性让鲶鱼成名,经典理论“鲶鱼效应”即以之命名,挪威人爱吃鲜活的沙丁鱼,偏偏这种鱼捕获后,缺氧易死,有人想法在装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一条鲶鱼,疲于奔命的沙丁鱼竟多数活了下来。这和螃蟹在运输中捆扎起来能存活的道理有些相似,只不过一个要折腾,一个要安静。

鲶鱼无鳞,周身有黏液,这使它看上去更滑。宰杀后的鲶鱼要反复用盐搓洗,才能去掉黏液。黏液去除不干净,鲶鱼入菜有土腥味。

吾地原来不流行吃鲶鱼,只有坐月子的妇女才会吃鲶鱼汤。鲶鱼汤盛上来不见碗底,白厚得很,能催奶。传闻有未曾怀孕的女子领养弃婴,喝了三五顿鲶鱼汤后竟也有了奶水,这应属于春秋笔法。

现在吃鲶鱼的人多了起来,烤鱼的流行,让鲶鱼价格水涨船高。烤鲶鱼,是把烤过的鲶鱼移到方盆里,放各式调料,倒入汤汁,添豆芽、香菜、土豆、豆腐等配菜煮着吃。烤过的鲶鱼肉,外表有些焦酥,内里却极嫩,嫩得像豆腐,因此在煮沸后要速吃,不然肉就散了。烤鱼刺少,是“肉滚子”,喝酒的话,一条六七斤的烤鲶鱼两个汉子根本不够吃。

东北有俗语叫“鲶鱼炖茄子,撑死老爷子”,里面说的鲶鱼炖茄子是有名的东北炖菜,听说这道菜茄子吃起来像鲶鱼,鲶鱼吃起来像茄子。我看过写过这道菜的文章,也看过制作这道菜的视频,对不对我的口味,需要日后尝试了才有发言权。

鲶鱼在国画里好画,也难画。好画是画它靠纯水墨,不费时间着色,一笔顺下来,再勾线描肚皮、绘胡须,点眼睛,说难画是画它时拉一根线,点一块墨,常人看画家画的简单,拿笔一试却不是那回事。手头的功夫,靠的全是长时间的苦练和积累!

画鲶鱼,很多画家喜题“丰年乐”、“大年”、“长年有余”等款,均取之谐音。

“鲶鱼”又写作“鲇鱼”,鲇,鲶拼音读音都一样。我倾向于写“鲶”,因为它能勾起我对鲶鱼美食的想念。